

持续的殖民主义

“海湾战争没有发生”

——琼·鲍德里亚(1991、1995)

“波斯湾电视战争”

——道格拉斯·凯尔纳(1992)

“革命不会被电视播出”

——吉尔·斯科特赫伦(1970)

将来的人们会怎样评价我们这代人对全球气候变暖所做出的贡献？也许人们会问，“他们为什么还继续开汽车，而不骑自行车？”或“即使做不到这一点，为什么不乘坐公交车呢？”“他们为什么不早点建立环保、零排放的房屋和其他建筑物？”“他们为什么还要洗热水澡？既然早上洗一个轻快的冷水澡（胆怯的人或许温水亦可）比喝三杯浓缩咖啡更能驱除睡意？”当然，这些问题背后最根本的就是，“为什么他们（也就是我们）过多地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及别人？”

这本书源自一个跨历史的政治伦理，我试图构建一个包括祖先和未来地球居民的社会共同体，它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除了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那些问题，我猜想未来人们可能还会问，为什么我们对当代美国的殖民主义缺乏讨论（而且似乎缺乏意识），比如，为什么历史书没有把国家建立之后的美国社会称为殖民社会？为什么历史学家和其他人没有认识到殖民主义曾经是并将继续是美国的基本准则？既然从来没有结束，那么，他们怎么还能对作为美国文化一部分的殖民主义熟视无睹呢？

这里所说的殖民主义，是指通过军事、政治和文化手段，对人

民及其资源进行系统的剥削。上述问题已经表明,这本书将要讨论美国历史和现代的殖民主义问题,重点是媒体对殖民主义的再现、再建构和再想象。我把现代殖民主义称作当代媒体文化中的“新殖民主义”,^①新殖民主义是殖民主义被掩饰后所采取的新形式、新策略和新方法。所以,它还需要重新组织,并且采取一些真正有效的殖民策略来适应当今的社会状况。^② 因此,殖民主义不仅是当代媒体文化中无法抹去的一部分,而且为了应对日益变换的国内外状况,新殖民主义还得不断进行修改,以便适应我们这个新的时代。

未来的地球居民可能会把殖民时期后的历史命名为“伟大的遗忘”^③,也就是紧接着殖民初始后的那段漫长岁月。此时,殖民主义向更广大的社会寻求否认殖民历史,并且完全忽视社会生活中残留的殖民主义。人们或许还会问:为什么殖民主义的记忆丢失了?为什么承认殖民主义仍然存在的事实那么困难?到底是什么样的否定过程使得如此重要的、戏剧性的、令人恐怖的殖民记忆,在当代美国文化中没有被明确标记出来,甚至被遗忘了?^④ 不过,令人奇怪的倒是美国文化对殖民主义的矛盾心理^⑤是如何一直保持抑制状态的,仿佛这是美国文化的本来面目一样。

此外,在大规模屠杀结束之后,人们为什么没有对如此令人恐怖并造

① 我选择这个术语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想对美国殖民主义表述得更加详细具体。不论过去或现在,殖民主义在每一处的含义都不一样。

② 殖民主义被认为存在于过去,而不是当下;这就像印第安人经常被认为只活在过去,而现在没有了一样。这样的言论已经在许多地方出现,如果想查阅较近的例子,参见 Deirdre A. Almeida, “Countering Prejudice against American Indians and Alaskan Natives through Anti-bias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ERIC, 1996). http://www.eric.ed.gov:80/ERICDocs/data/ericdocs2sql/content_storage_01/0000019b/80/14/ba/6b.pdf (Accessed April 12, 2009).

③ 感谢北卡罗来纳大学的伊丽莎白·派瑞尔,她让我注意到丹尼尔·奎因在他的小说《B的故事》中对“伟大的遗忘”的讨论。尽管在知道奎因的小说之前我使用了这个术语,但是现在我知道了奎因所使用的概念与我的术语之间的关系。奎因的“伟大的遗忘”指的是东方和西方的那些限制历史记忆的遗忘。这种记忆仅仅从几千年前开始,在这么短的时间范围,他认为历史只能记录农业革命以来发生的事(75)。这种短时间内的参考,使人类很难想象在此之前人类区别于现在的其他类型的生活方式(248)。我使用的这个概念“伟大的遗忘”强调有一个时期,美国社会想象殖民主义已经消亡,而忽略了它仍然存在的事实。因此,我的观点与奎因的不谋而合,特别是如果你认为地球的第一个民族就是世界上的第一批人,他们的后代继续生活着。

④ 这些问题的答案得到研究记忆的学者、修辞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以及社会学家的认可。

⑤ 我说的矛盾心理,调用了霍米巴巴使用的术语,但方式略有不同,表明殖民者一定是心理矛盾的。殖民者一定有很强的忧虑:想要索要新大陆并从英国那里解放自己,同时知道这不是他们的土地和想要获得的自由,他们将不得不进一步杀死、控制、支配和利用新大陆的原住居民。

成巨大损失的屠杀产生类似集体认同，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原子弹爆炸那样的，为什么我们的社会没有关于这件事的讨论呢？难道我们就这样理所当然地认同殖民主义，并继续坐享其成吗？是不是因为奴隶制耗费了美国人的精神？还是因为殖民地开拓者在殖民地建起了房子，没有离开的可能了？^①是不是因为这些殖民地开拓者已经去世了，只剩下他们的亲戚、原住居民和那些举家迁移到这个国家的人（无论他们是被迫还是自愿的）还留在这里？还是因为殖民主义者不再有一个遥远的基地来精心策划殖民控制？是不是因为殖民主义者亲身打败了基地的殖民大都市，使得美国不仅成为准后殖民地，而且可以说是从最初殖民地开拓者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的？还是因为殖民主义者采取了广泛传颂的“这片土地是你的，这片土地是我的”这种简单的诗歌形式，就使得美国好像没有被殖民过？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不要从日常生活中明显的殖民标志开始研究，而是要关注一个问题：如果殖民主义不曾离开，那么它到底是怎么被人遗忘的？怎样能够再谈起那个经历，那种关系，那一段持续的历史和生活方式？回答这些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研究殖民主义的迹象和叙事，而它们通常是以电视、电影和其他媒体文化产品的形式出现的，尽管常常只是间接地一带而过，我们还是得以窥见一斑的。

遗忘的故事

当代的殖民主义不容易被讨论或谈起的部分原因在于它像鬼魂一样的存在。作为美国当代文化的一部分，殖民主义不仅不被承认，而且美国的殖民历史有时也变得神秘莫测。正如本节所提出的那样，这个国家曾经忘记了它的殖民主义经历，由此，使得要努力寻找殖民主义的历史变得非常困难。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遇到过去和现在的殖民主义残留碎片的时候（例如，在媒体文化中），很难立刻想到它们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那个曾经存在过的殖民主义历史。

历史似乎从来不会直截了当地告诉你真相，也许这种情况阻碍了殖民主义的传播。例如，关于一个早期的殖民叙事通常想象——“新大陆”是被“发现”的，而不是被“征服”的，电影研究学者艾拉·肖哈特和罗

^① 我觉得有趣的是，术语“殖民者”和“殖民主义者”是多么相似，不过经常使用的是“殖民者”，而不是“殖民主义者”或“殖民地开拓者”。

伯特·斯塔姆在他们的《没头脑的欧洲中心主义》一书中写道：

从“发现之旅”到“新大陆”的故事，就像希腊起源那么纯粹的欧洲寓言，是一个西方讲给它自己听的故事。讲述一个新的开始，不仅埋没了前期历史中，原住民已经开发、命名并绘制的从阿拉斯加到火地岛整个半球的领地，而且，欧洲新的“开始”事实上是原住民的终结，是对他们的自由和自主权的破坏。（68页）

为了使发现新大陆的故事成为可能，新世界被想象成一个没有居民的荒地，所以，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它毫无意义。通过被发现，或者说，已经发现当地人烟极度稀少，也可以说，这片土地是杳无人迹的，因此，原住民就没有被殖民。这个叙述中的“发现”属于“用词不当”，是对所描述的内容断章取义，完全不恰当的用词。实际上，使用不当的“发现”取代了一个具有相反意义的术语：殖民。因此，这片土地没有被发现之前就好像根本不存在，并且仿佛被杀的原住民不值得被写进殖民历史。无论如何，大量屠杀一群人是一回事，也许他们私下里会亲切地交往；而回顾性地否认或抹去大屠杀的记忆则是另外一回事。

批评美国殖民主义和独立战争的文献资料太少了。^① 在美国，流行的叙事通常讲述爱国者是如何领导一场反抗英国人的革命。故事中的英国人与反对独立的殖民主义者共同保卫大英帝国，而日益不满的爱国者作为自由战士反抗他们的统治。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贸易、关税、税收、法律等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变化，爱国者逐渐意识到他们是帝国的附庸，而不是财富特权的继承者。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大英帝国从遥远的海洋另一边监督、管理并控制着这里的殖民目标，利用和剥削着劳动力及资源，施加一些政治和法律条件，支持远方高高在上的殖民地大都市。劳动力被殖民主义者不公平地压榨，与此同时，他们也缺乏政治机构的保护与合法性，并被否认拥有自主的权利。身为大英帝国的仆人，殖民主义者在他们征服的这个地方实行殖民统治，正如英国贵族是帝国的主人一样。回顾过去，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爱国者的社会地位恰好类似他们曾经征服，并试图统治的原住居民所处的位置。当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侍从地位后，注定要领导一场革命来改变这种状况。

① 我要说明的是，当我用“美国人”这个词时我想到的是美洲半球。例如，为什么我使用“美利坚合众国”的概念？这是因为我的关注点放在拉丁美洲的美利坚。然而，当使用专有名词或术语如“美国革命”时，我认识到这里的美国具体指的是美利坚，即使它不是一个术语，也是我自己发明的。

打破与大英帝国的纽带关系，然后建立起一个新的美国，导致了一种精神上的断裂。从自认为一个英籍子民到一个美国人的转变，需要制定在新的“美国革命者”领导的帝国中可以明确区分不同主体地位的社会制度。为了产生这样一个爱国者的国家，需要一个双重否定的过程。首先是英国殖民主义者身份（这也意味着酷刑、移民、死亡、监禁和对大英帝国的支持）的否定；^①其次，需要强化来自原住民的爱国者的不认同。从大英帝国的殖民对象到成为能够控制自己命运、国土、原住民和黑人奴隶的殖民地主人的转变，需要一个戏剧性的自我变化：即同时产生一种英国身份的精神否定和一个“解放了”的身份幻想。那么空间也需要重新塑造，需要创造一个并非通过公开殖民以及对黑人和原住民的各方面控制，而是一个被解放了的新世界，一个不再有殖民控制的地方。总而言之，在从英国殖民主义者到美国殖民地开拓者的转变过程中，殖民主义本身需要忘却。^② 这样一种美国国家解放的叙事是忘记殖民主义的基础。

尽管谈到了忘记，这本书关注的主要还是当代美国媒体文化中殖民主义的表现。具体来说，这是过去的十几年间所写的论文集，主要是对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美国媒体文化中殖民残留的观察与思考。虽然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持续的殖民空间里，殖民主义也不需要公开地被承认或被讨论，然而，它还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而该论文集关注的正是这些痕迹。就各方面而言，殖民主义目前已经被放到了文化的垃圾箱里，属于古老的历史注脚，它可能代表什么，但是，肯定不再那么重要了。至少现在，人们认为殖民主义早已是无关紧要的、过时的小问题了。

由此看来，美国不同于我们通常用基本方法所定义的后殖民社会。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美国有些人可能认为这个国家属于后殖民，因为爱国者起义并赢得了反抗大英帝国革命的胜利。所以，殖民体系在美国历史中不仅被爱国者放在了大英帝国的后面，而且，也必然要用国家解放的故事进行重写。在此过程中，原住民的观点被删除了。因此，爱国者宣布独立的时刻不仅说明了殖民地在政治和经济上摆脱了一个跨大

① 参见 *The Loyalists of Massachusetts and the Other Sid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by James H. Stark. Salem, MA: The Salem Press Company, 1910.

② Andreas Huyssen 认为也许是因为我们过多地关注记忆而忽视了遗忘。同样，Barbie Zelizer 认为美国报纸刊登的关于大屠杀的话语，帮助人们形成了一种忘记其他的相关历史事件与经历的语境。这样“为忘而忆”（美国歌曲名）才成为可能。因此，按照 Andreas Huyssen 和 Barbie Zelizer 的意思，我认为老调重弹一个美利坚解放的故事已经破坏了与殖民历史相关的内容更丰富的一个历史构建过程。

西洋殖民帝国的控制,同时,也表明了殖民地开拓者开始在这里定居,并且,生活从此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对原住印第安人来说,则意味着那些从种族灭绝暴力中幸存下来的人将与留下来的殖民者共同居住在这片土地上。

殖民主义者制造种族灭绝暴力的恐怖之后,紧接着就是对记忆的镇压,即便暴力活动仍在继续。关于自由开始的回顾,即殖民者解除英国的权力约束,早已经替代了有关殖民的记忆。因此,回忆、记录和叙述已经隐瞒了令人不快、甚至毛骨悚然的那些往事。所以,美国殖民主义将永远与精神压抑的过程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新大陆”持续不断的移民群体失去了、净化了,或者说,从未被传授历史和制度上的殖民暴力往事,以至于如今许多非原住民相信美国是后殖民主义,或者,又能从未被殖民过。但是,这个说法实在令人难以信服:这是因为,首先,作为一个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国家;与此同时,又要用这种殖民实践来对付原住居民。

最近,我在“亚裔美国媒体与电影”的课堂上问学生们,美国的殖民主义是什么时候正式结束的?一些学生的面部表情表明,他们一定知道答案,但就是想不起来了;另一些人则摇摇头,或许以为自己忘记了。我为提问了一个不可能的问题而道歉,并告诉他们殖民主义结束的官方时间并不存在。我解释说,虽然许多国家如印度、阿尔及利亚和越南现在被认为是“后殖民主义”,但是,在美国,我们仍然与殖民主义相伴。^①所以,恰当地说,美国或许应被称为新殖民主义。如果精益求精的话,应该说美国的殖民基础结构从未被彻底铲除,准殖民实践还在继续进行着,而且殖民主义延续的证据残留在媒体文化中。

我告诉我的学生,新殖民主义就像殖民过去的幽灵一样存在于当前的美国,这个观点在本书的章节中会有所提及。也可以说,殖民主义者从未离开,也从没被驱除过,这个问题与亚裔美国媒体课的内容是紧密相联的。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殖民主义严重依赖于所有的资源和劳动力,

① 在“后殖民”和“离散”研究领域,殖民主义的“残留”并不意味着回到一个殖民主义之前的世界。斯图亚特·霍尔已经明确说过,身份是一个构建问题,对于一个不与殖民主义交织在一起的身份,“回归”是不可能的:从这个角度看,文化身份根本不是一个停留在历史和文化之外的、不变的、固定的物质。它并不是历史无法留下印记,并存在于我们自身上的一些普遍的和超自然的精神,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个能够让我们做某种最终的、绝对回归的不变的起点。当然,它也不仅仅是一个幻想。它是一种东西——不仅仅是一种错觉。从物质及象征性效果来说,身份都有自己的历史及真实性在里面。过去仍然对我们讲话,但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真实的“过去”向我们说话,这是因为我们与过去的关系,恰如孩子与母亲,常常是已经“母婴分离。”总是要通过记忆、幻想的故事和神话来构建。

包括亚裔美国人，并且，不再依靠占领土地和对原住民的剥削。^① 实际上，亚裔美国人与美国共同经历一个迁移到美洲的历史，殖民主义在他们与美国的关系中扮演着十分特殊的角色。最初，殖民主义是对土地和劳动力的剥削以及使用种族灭绝暴力对付反抗殖民扩展的原住民，后来，发展成为捕获、进口和奴役非洲人。与此同时，这部分殖民行为也依靠购买和征购从亚洲、欧洲、南美洲和中美洲迁徙过来的劳工。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殖民主义扩展到北美以外劳力和资源丰富的主权国，随后，把它们作为全球的殖民据点来监管，尤其在亚洲、太平洋群岛、南美洲和中东地区。^② 在紧随其后新自由主义经济重组时期，殖民主义利用全球化、跨国公司扩张和经济对外联盟迅速扩大劳动力、贸易和商业的交换及收购，从而产生了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在他们的同名书中所说的帝国。但是，我在这一部分的论述也不只局限于帝国主义。确切地说，该部分论述了为维护一个非殖民国家的假象而实施的疆域扩张。

这本书试图预测并回答关于殖民主义未来的问题，让人们铭记殖民主义的历史，承认其对当今社会现实的重要性，并开始了解现代的殖民主义。简而言之，这本书通过识别其残留物来记住殖民主义，从而帮助人们改变殖民关系。

从殖民主义到新殖民主义

当然，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研究方式多种多样。不过，在解释新殖民主义形成的过程时，这本书侧重对媒体文化的研究。它涉及一个更为直接的问题，即殖民主义也是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目标之一。这里将要探讨美国的海外军事行动、凌驾于印第安部落主权之上具有压迫和反民主性质的国会权力，以及印第安部落“附属国中国”的社会地位、只准使用英语的立法、企图取消双语教育的尝试、营建大型监狱工业生产基地，等等这些司法观念。此外，这里可能还会提到罗纳德·里根讲话中的旧

① 说到亚裔美国人，Lisa Lowe 认为，全球经济扩张期间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美国试图实现军事优势、经济霸权和意识形态优势，确定战后经济国际化的条件和制定获取原材料和市场的条款”（17-18）。Lisa Lowe, *Immigrant Acts: On Asian American Cultural Politic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② 说到 Robert Blauner，他的“内部殖民主义”这个概念很重要。在他的 *Racial Oppression in America* 这本书中，他表明少数族裔在美国类似一个内部殖民地，正如其他种族在海外开拓殖民地一样。他还进一步指出了在美国国内外，殖民双方的经济和社会权利系统的相互关系。

西方问题。

在里根总统任期末的一次比较长的讲话之后,美国出现了《星球大战》科幻电影系列。此后,如何在科幻背景下重新讲述一个古老的西方故事的公共政策在流行文化中被人们广泛接受。这个虚构的电影系列甚至还提供了一个词汇表(例如,有很多出现在著名的“星球大战地址”栏里的新词),里根对旧西方的关注、叙事和表达把人们带回到一种连接过去与现在的公众想象中,一种直到今天仍被美国人持续讨论与思考的殖民关系的方式以及利用美国独立 200 周年纪念日(也是哥伦布灾难性地“发现”新大陆的纪念日)之后,美国人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长期的国家心理负罪感,与此同时,避免任何过分认真的讨论。^①这种怀旧之情仍在继续,这是对于古老的、更安全的殖民时期,早期西方殖民扩张的神话以及殖民主义正式结束之前实行的一系列征服系统的怀念。2001 年 9 月 17 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表达了他计划如何应对“9·11”之后的恐怖主义。在那些令人难忘的措辞中,他打趣道:“我要的是正义。西方有一个旧的海报,我记得,上面写的是,‘想要死的还是活的’。”布什多次呼吁要“捕获”恐怖分子并“杀死他们”,布什把一个旧西方殖民体系的“正义”与“9·11”后当代新西方社会与政治生活有效地联系起来了。

用这些更直接的方法来研究殖民主义,是因为眼下它还在发挥作用。现在还在诉说过去的殖民主义,也许解释不了殖民主义历史是整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便不是延续,也是持续的存在。那么,简单的方法可能包括政策上的建议“我们不应该在伊拉克”,然而,却可能无法同时认识到,“我们也不应该在美洲。”^②这就引起了美国对政治激进主义的各种质疑,例如,在一个已经殖民的美国背景下能产生什么样的政治积极分子?对于那些住在殖民空间的人来说反对在别处的殖民意味着什么?

当然,你可以从当代政治环境的角度考虑美国占领伊拉克问题。如果从历史殖民主义的角度思考,也可以得出前者的殖民主义与当代美国

① “主流文化”在处理 1992 年哥伦布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时,那些非主流的、持批评态度的独立电影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不同的解读,比如, Lourdes Portillo 的 *Columbus on Trial*。

② Stephen Silliman 在他的研究中,关于“印第安国家”的隐喻运用及美国军方成员广泛、充分地使用它来形容伊拉克在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中的特征,他说明了对美国原住民与伊拉克发动战争这两个作为殖民的实例是多么相似。印第安国家的隐喻使用一个“真实和虚构、过去和现在”的概念允许印第安人替换伊拉克以及伊拉克替代原住民印第安人,(243)美国的殖民实践和对此的抵抗仍是不完整的(245)。

与伊拉克的国际关系的相似性。但它们之间的关系,类似基于感知相似性建立起来的不同事物的一个比较。因此,在美国殖民主义与当前占领伊拉克之间就有一个强弱(这个的确重要)的关系。那么,是否有一个强大的理由认为,今日美国占领伊拉克不仅类似美国过去的殖民主义,而且,事实上也是历史殖民主义的延续呢?此外,是否可以想象当代殖民主义的存在,恰恰是由于伊拉克与美国在美洲的拓殖之间的关联没那么明显?解除今日的殖民主义和历史殖民主义的关系正是长期忘记的结果,那么其中就出现了一个压制的过程,类似路易斯·阿尔都塞在文中所想象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构设施”,这其中的记忆压制过程是理解历史与当下的核心部分,而这种记忆的压制正是今天伊拉克殖民关系的关键。此外,还包括那些美国使菲律宾成为一个附属国所编造的借口,以及美国在重组、管理及军事整合(或组织、简化)二战后的日本过程中所起到的核心作用;^①而且,朝鲜战争之后美国始终留在韩国,美国军队在越南停留超过十年才被迫离开。

美国侵略和占领伊拉克的事实经常不被理解成殖民主义,而且,它与美国殖民主义也没有本质上的内在联系。在美国,人们可能会提出殖民主义本身不再是一个现代的概念或过程,而是已经成为后现代。我认为今天的殖民主义是截然不同的,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还没有不同到伊拉克不应该被视为一个持续的美国殖民主义历史的一部分。^②所以,就好像后现代主义并不是一个独立现象,能够脱离或超越现代主义,而实际上,它是现代主义的延续,尽管含有许多重要的新特征。同样,新殖民主义也并不脱离或超越殖民主义,而是本质上相互联系的。新殖民主义具有后现代的元素,但同时又保持着现代主义的维度。

有时候,殖民主义的痕迹或残留十分明显(如里根的“星球大战”言论),尤其在20世纪中叶的电视和电影西部片以及当代反战电影如《查理·威尔逊的战争》中,殖民主义的痕迹就非常明显。当代殖民主义的迹象还体现为体育世界中美国原住民的吉祥物,如莫里斯伊利诺伊州高中“红人队”或克利夫兰印第安人棒球队极具商业性的吉祥物“瓦胡酋长”。

^① John Dower 指出“印第安战争、对菲律宾战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它们在时间上是多么接近”(152)。

^②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侵略和占领伊拉克没有被作为殖民主义充分地讨论。是不是因为现在奥巴马承诺,美国将撤离伊拉克?还是因为那是伊拉克叙事的一部分,这就使永久居留在伊拉克没希望了?或者,过去及持续的殖民主义是不是当代美国文化中受抑制的一部分?

其他的例子,还包括流行的印第安人头饰服装和儿童服装杂志里的圆锥形帐篷、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体育赛事中演出的音乐“战争赞美诗”、伊利诺伊州香槟小镇的“箭头跑道”、在视频游戏里出现的一个银行后面的印第安人挂画以及男童子军和女童子军^①。一些包含明显殖民主义案例的电影和电视剧:例如,《奎恩博士:医学界的女人》《柜子里的印第安人》以及《风中奇缘》。借助国家权力和力量使新殖民主义得以保留的相关例子包括,电视节目可能包括的“警察”“法律”和“秩序”。以上这些及许多其他的例子中都包含十分明显的殖民经验的痕迹。

然而,与其他的尤其那些被遗忘的创伤相比,殖民创伤的痕迹或残留更加难以辨认。可以说,殖民主义的表现不仅重要,而且它的意义正在于目前它还没有被公开地解释或者讨论。那么,到底什么被有意或无意地给掩饰了。不明显的殖民主义痕迹通常不会积极主动地呼吁人们去关注,实际上,也许只是一带而过,并作为一种当代未被察觉的殖民意识继续存在着。通过这种方式,殖民主义常常表现为文化的弦外之音,殖民的含义隐喻地存在着,刚好低于民众理解力的门槛。因此,就像这本书的理论推理和描述一样,需要用考古学的方式来挖掘。而殖民主义的创伤不会自觉地被认同、理解或解决,它偶尔会在文化中冒现,随意地、偶然地、有时前后呼应、有时断章取义,就好像抵抗压抑力量的时候出现了“霸权泄漏”。^② 所以,我们认为殖民主义是处于被压抑状态的。然而,通过一些特殊的痕迹、标签或症状这些持续存在的殖民主义现象,仍坚持着它的方向。

斯图亚特·霍尔(1981)的许多作品灵感都集中在他提出的“推理种族主义”上^③——即隐性的、不言而喻的、抽象的种族主义。由此,我们也可以把新殖民主义定义为“推论殖民主义”,它采用“推理种族主义”的逻辑,并使其成为新殖民主义内在的一部分。从含蓄、欲说还休、抽象的民族主义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或许还可以还把新殖民主义研究定义为

① 例如,参看 Jay Mechling's 讨论的童子军的历史以及它和土著美国人的关系,见 *On My Honor: Boy Scouts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Yout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② 在有关电视黄金时间的讨论中, Todd Gitlin 写道:“文化霸权体系终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会泄漏,特有的结构泄漏,这是因为无论如何,在某种程度上它保持着竞争性”(449)。

③ 按照 Stuart Hall 的逻辑,我认为,一些种族主义已经变成隐性的、定期的实践,披着种族宽容和多元文化的外衣。